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蘇平仲集卷之二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

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
張韓爲角亢氏趙爲昂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
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
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
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
也立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
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星
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穰其咎實
沈爲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

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
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
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
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
注旣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
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旣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
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埜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
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

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埜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埜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埜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分埜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

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
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
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
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
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
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
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
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
有吳北魯東之羌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
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
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
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
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
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
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
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
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

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
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
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曰纏之次舍此
蓋古法而厯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
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
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尙德不尙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爲何
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

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

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
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
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
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
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
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
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尙德
而不尙刑也不尙刑體天也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
日不尙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

既衰判爲十二析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臾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

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爲嬉而廟堂之上郡
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
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
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
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
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眾何歟曰古
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
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
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於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

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捶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爲且牛羊犬彘雞

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
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
焉何至爲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
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刖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
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
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羣
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
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
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厯年八百

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厯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

并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

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
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
而其白垢莫能泮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
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竦人之於蘭未有不愛之而
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脩而善
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
殆二物之不若矣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
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棣
萼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